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第四十七回 紫泉洞獐妖避席 赤水江鯨怪離宮

狐疑奉得師命，乃向少年而呼曰：「爾富良村之紫光耶？」少年曰：「是矣。」轉詢狐疑曰：「爾其收人妖之師徒乎？」狐疑曰：「然。」紫光曰：「吾驟遇之，見其形容，似曾相識，意欲近前問訊，又恐誤認焉。爾不呼吾，吾亦將詢之矣。」狐疑曰：「爾可急來，吾師喚爾。」紫光喜，即隨狐疑來見三緘，俯首再拜，曰：「前承道長指示，頓開茅塞，剛知回前稍盡孝思，不幸父母雙雙牀頭病臥，參苓罔效，叩禱無靈。吾莫如何，割股救之而病始起，只冀雙親多壽，好盡子職。孰知竭力事奉，甫至兩載，忽於去歲相繼而亡。待至沒後，思之方悔，從前之恨父母，薄父母，忤逆父母者，所為盡都昏昏，而今欲事奉，以無由此罪伊於胡底，恐他日沒去，難見閻羅矣。左思右維，惟有苦誦《黃庭》，修成大道，俾吾父母同享仙福，那時大羅天宮重新盡吾孝行，或可不愧於為子。然心心念念雖在《黃庭》，指點無師，亦屬空想。故將吾家田土概佃於人，不辭千里迢迢，來尋道長。以前日迷障為道長破之，入此道門，亦望道長傳之也。」言罷，大哭不止。三緘慰之曰：「只要爾心真一片，不辭勞苦，吾必傳爾入門之方。」紫光聞言，拜舞在地曰：「承師收錄，弟子如劬勞得報，恩戴不忘。」三緘用手扶起，同入落梅溪內，結緣數日，異地雲遊。卻說三服自野閣分散後，遍求仙真以救其師。怎奈仙真難遇，幾次到碧玉山上探師消息，形影渺然，以為三緘被惡妖所吞，大泣而去。孤身隻影，甚屬無聊。每到晚來，訪得古剎，安身其內，想及師徒同行景象，不禁潸然淚下。自此靡有定向，飄飄蕩蕩，隨其所之。

且說南嶽之東一帶荒山，人跡不到，荒山內一古石洞，名曰紫泉。洞外崖畔一孔，水從中出，色如胭脂。洞下一池，寬大廣袤，紫泉流入絲毫不泄，而池亦弗見其盈。掬而食之，味甜若蜜。洞內修煉成仙，去後題名於壁上者有六七人焉。其後修道無人，被此山妖屬互相爭奪。是時洞內乃一老獐霸佔，此山之水木精怪，無敢與敵，讓彼獨居。

一日，三服乘風遨遊，游至紫泉山，見一女妖紫服黃裙，石臺獨坐，以首仰望，似有所思。三服按下黑風，直墜其間。

女妖見之，不避亦不畏。三服詢曰：「爾何妖物，在此胡為？」女妖曰：「吾乃是山女蟒，在紫泉古洞苦苦修煉已數百年。前日老獐精忽來奪吾洞府，與戰不勝，將吾逐出，至今修煉無所，常在此石臺盼洞府而興思，徒懷悵望已耳。」三服曰：「老獐精烏得無故而奪爾洞府哉？」女蟒曰：「前山紅垣洞中有一男蟒，強吾與配，吾不之願，彼則興起戎兵，與吾相戰。戰吾不過，又搬左山洞裡毒蛇老妖，亦不勝吾。二妖不服，同去四百里外石鐘洞內搬來老獐。獐精法高，吾所不及，被彼擒著，慘受鞭笞。吾不敢戀及紫泉，因而出洞，獐精乘便占住於此。吾心恨甚，每日去尋男蟒，戰至數百合，他日被吾吐納寶珠，打傷左目。彼畏吾常與之鬥，托萬花洞紫榆花妖，去勸獐精將洞還吾。孰意獐精怒詈之曰：『爾貪女蟒花容，強以為妻。女蟒守貞不字，爾仇記胸次，搬及毒蛇，日日戰之。無如法力甚低，不能勝彼，始至吾洞屈膝求吾。吾費萬苦乾辛，逐去女蟒，爾仇已泄矣，而今又下說詞，勸還洞府。吾豈爾手下士卒，任爾驅使呼？』男蟒無言，且被獐精弔於洞門，鞭抽數百，此際傷痕潰爛，轉側呻吟，兼吾日罵洞前，已不堪夫羅織。」三服曰：「此正如世之求惡人以治惡人，後反為惡人所治者。吾的問爾，老獐有何寶器，爾能不勝耶？」女蟒曰：「老獐所恃者，金抓也。」三服曰：「金抓模樣若何？」女蟒曰：「彼於對敵時，持抓一繞，不怕爾乘風駕霧，高至百丈，此抓能伸百丈，遠去百里，此抓亦能百里。吾身皮肉曾被抓去數處，險為所斃焉。」三服曰：「爾今日且去搦戰，待吾與彼試高低。」女蟒曰：「恐爾不勝，連累於吾。」三服曰：「如敗下風，逃至別山洞中，亦可修煉。」女蟒曰：「如是爾將身軀隱老松下。吾去搦戰，敗向此投。獐精恃勝迫來，爾以逸待勞，出而戰之，看能勝否。」三服然其說。

女蟒繫紮衣裙，駕動妖風，直向紫泉洞，叫罵老獐曰：「爾代人爭些閒氣，與吾為仇，吾怕男蟒苦將爾拿來供奉，還是未得好報。吾於今日誓必與爾決一死戰，即喪爾手，也不怨之。」老獐聞女蟒叫罵，震怒而來。女蟒手持吐納寶珠，與之接戰，戰約數合，老獐金抓亮出，光明閃爍。女蟒知抓厲害，乘風而逃。老獐追至松樹之旁，三服上前，持錘擋著。老獐捨卻女蟒，與三服力戰，暗取金抓在手，劈面擊之。誰知三服無形，抓落空處。正在著急，三服乘勢一錘打去，恰中彼之臂心。

老獐大叫一聲，逃回洞內。三服追至洞外，叫罵不已。老獐歇息片刻，復出與戰。看看力難支持，惟將手內金抓橫順亂掃。

三服乘隙又是一錘，老獐見錘勢兇猛，欲退不能，接連被錘擊了數下，膽已碎矣，於是乘風敗向本洞而去。三服不捨，隨風追逐。老獐回首，婉言哀乞曰：「吾已避席遠遁，願將紫泉洞讓爾居住，爾何苦苦追吾乎？」三服曰：「前山後嶺，只言爾為第一惡妖。今日遇吾也不能敵，可見惡人還有惡人磨矣。吾明告爾，吾居紫泉洞中，爾須統領群妖，每日來洞朝賀，吾方釋爾。」老獐諾之。三服曰：「自明日起，如有間斷，吾必逐至爾洞，要爾性命焉。」老獐曰：「大王吩咐，敢有不從。」三服見獐精已降，乘風回洞。女蟒早至洞外遠遠相迎，見三服歸來，展笑嫣然，百端獻媚。三服曰：「洞已為爾復轉，爾將何以置吾？」女蟒曰：「爾安居洞內，妾任奔走之勞。如不以異物是嫌，願為爾配。」三服搖首曰：「吾有師命在身，何敢再入色界。」女蟒曰：「貧民間女子，是謂喪德，不可為之。若吾異類修成，自願配君，以為一生保障，即爾師得知，亦屬無妨。」三服曰：「夫妻二字，吾實不敢，不如與爾結為道門兄妹，俟訪得吾師，導爾拜在門牆，苦修正道，以成正果，豈不美哉！」女蟒曰：「如此高攀道兄矣。」遂入洞府，同拜天地，暗拜三緘。拜已，三服傳女蟒以入門之方，潛修不出。

老獐自是果統群妖，日日來朝。每朝之際，洞外山精水怪拱立如麻。

三服登臺諭及群妖曰：「爾等身為異類，皆前世罪孽多多，所以墜入三途，罰為異物。今宜醒悟，為爾好妖，不可擾害良民，以干天怒；不可彼此爭鬥，各懷毒心。日在洞中，總思恩報父母，德酬天地，縱異類父母，不能飲食奉之，亦當心念懷之，即是爾等孝行。」群妖聞說，皆曰：「妖王教諭，願洗心敬聽。」從茲日日與之講論，而前後山洞左右崖壁之妖，喜得妖王開彼迷途，盡皆鼓舞歡欣，在洞修煉。雖樵人入此，亦無驚恐，皆三服之所感也。

至棄海自分散後，歸得南海，朝見父母。龍君詢曰：「父命爾投師虛無子，何故而返？」棄海將碧玉山之事詳告一番。

龍君曰：「虛無仙子奉旨降世，烏能為妖所傷。以父思之，定被仙真救去。爾須毋背師命，遍地訪尋可也。」棄海應諾，告辭父母，去尋乃師。乘著風車，飛過海岸。東海西角，忽來青風一縷，煙霧之內立一女子，紫服紅裙，忽忽飄飄向西墜下。

棄海風車催動，亦向西角迅速墜去，恰與女子相對焉。女子笑而詢曰：「爾何妖也？」棄海曰：「吾乃南海龍君季子，巡查海外水族，如有擾害民間者，回奏龍君，速命連大將軍統兵征討。如見上怒自來認罪者，立杖放歸，以警下次。」女子曰：「不知太子臨茲，賤妾未能遠迎，望祈恕罪。」棄海曰：「爾屬水族何妖，欲向何往？」女子曰：「妾海西蚌女也。」棄海聞是蚌屬，轉詢之曰：「海東珠光是爾何人？」蚌女曰：「珠光係老蚌水桃所出。妾係玉屑蚌母之女，名曰海濤，家住海西，曆數十世。吾母恪守龍君之諭，常護往來舟楫，頗有功德。龍母封為玉屑龍仙，管轄海西一帶水族。妾今至此者，領得母命，欲過小島為吾姊祝壽耳。」棄海曰：「爾姊又適何族耶？」蚌女曰：「妾姊適紅袍老蝦之仲子蝦輪也。」棄海曰：「爾歸告爾母，言吾駕至，須排執事前來接吾。」蚌女斂衽而退，入宮報之。玉屑龍仙忙呼眾女，排列彩旗百面，分開水道，向岸而來。棄海極目，凡屬執事以及音樂部中。概係女流。紫蓋之下立一老母，冕旒龍服，見了棄海，俯伏在地。棄海扶起，同入蚌宮。玉屑龍仙朝拜已後，大開筵宴，賓主同飲。

正暢飲間，突來三五蚌女，戎行裝束，跪於座前，稟曰：「赤水江黃沙岸側有一老鯨，擾害村裡，奸斃婦女十二人。小婢奉命巡查，得是消息，望仙定奪，請此妖氛。」玉屑龍仙當即離席，坐於中堂高案，諸蚌女排列左右，敲動雲牙玉板。宮外蚌女無數，持戈帶劍而入，跪地稟曰：「龍仙擊動玉板，傳吾輩何事？」龍仙曰：「巡查蚌女報黃沙岸上老鯨為亂，此地係吾旨奉龍君所管轄者，有茲孽障，安能容之？命爾晶光為帥，瑞光先行，領蚌兵三千，竟抵老鯨巢穴以問伊罪。如其知罪自降，與吾束歸，送至龍

宮，待龍君發落；彼如為厲，與之大戰，不破巢穴勿休焉。」晶、瑞二光領命而出。棄海曰：「蚌宮點兵，素所未睹，吾欲一往，看看威風何如？」龍仙曰：「吾宮盡屬女流，即有武藝，而形容皆巾幗氣象，有何可觀？」棄海曰：「粉黛英雄自古有之，吾且一覽行伍。」龍仙曰：「女子行兵恐為所笑。」棄海曰：「不妨。」玉屑於是囑宮內女子曰：「太子欲往較場觀兵，爾等將宴暫撤。」女子諾。

玉屑即命排設執事，與同棄海來至較常鼓播三通，海角三吹，晶光頭插鳳尾，躬披彩甲，飛身坐於點將臺中。瑞光紫甲黃盔，打了一恭，侍立座右。晶光持筆先點前後左右四營女子，個個耀武揚威，行伍整齊。點到中營，盡皆行走如飛，躍躍欲試。點畢，海角連天，瑞光跨上海馬，眾女擁護而去。晶光下座，拜了龍仙、太子，亦跨海馬而去焉。玉屑曰：「女兒當戎，笑煞太子矣。」棄海曰：「人人威武，雖男子不及也。」無何兵已去遠，轉歸宮內重飲酒肴。飲至三更，海鶴飛鳴，蚌女持燈，導入室中安宿。晨光初出，玉屑復設筵席，拱候太子。

棄海不言謝，亦不辭行，流連蚌宮，欲聽征鯨之師勝負何若。

玉屑日日陪飲，以臣下之禮自居。

晶光自領本部兵將來至沙岸，紮下大營。老鯨聞之，亦統鯨子鯨孫對營排立，吼聲謂曰：「蚌家兵將，欲向何往？」晶光坐於點將高臺，亦疾聲答曰：「凡屬水族，皆為龍君管轄，以稱臣於龍君也。龍君吩咐之事，宜敬體之，不敢有違。爾何不體上意，奸斃民女十二人。吾今奉旨來茲，問罪於你。爾如自認其罪，自行捆束去見龍君，吾輩竭力保之，不過杖責歸洞。

爾如不服，背逆東海，大兵殺入巢穴，定將爾家眷屬一概誅戮，不留餘種。爾其自裁。」老鯨笑曰：「吾以爾興兵他往，不意至此與吾決戰。莫謂爾蚌氏興兵，即南海龍君親領將帥，吾亦不畏。爾且拭目以俟，他日羽翼養就，吾還要奪取東海以為鯨宮。」晶光曰：「吾以好言告爾，爾反如是糊塗，真天殺孽種也。」老鯨曰：「爾家趨炎附勢，動輒以龍君為恃，抬天子而壓諸侯，吾甚羞之。吾勸爾蚌氏，與吾無仇，早歸本洞。如執迷不悟，必欲與吾決一雌雄，吾定破爾營，將爾這些女兵搶掠過來，配及吾家孫子，中有至美者，待吾選得四五以作宮妃。」晶光怒曰：「吾知老怪不服龍君管轄，先行與吾擒之。」瑞光持劍上前，直刺老鯨。老鯨不慌不忙，手舉雙錘，兩下相戰。

戰未片刻，老鯨口吐黃氣，氣內一珠如漆，盤盤旋旋，直向瑞光頭上墜下。瑞光將身閃過，此珠接連又下，閃至數次，躲之不及，竟被此珠將左膀打傷。瑞光痛不可當，乘風而遁。

晶光見瑞光已敗，手持定海花槍，逞步前來，怒與之戰。戰到十餘合，晶光口吐白氣，氣內一珠如火，向老鯨墜下。老鯨賣過身兒，腰間取一黑囊，拋向空中，托著紅珠。囊內飛出鐵沙無算，墜下之際，其大如斗，晶光亦受重傷而逃。老鯨乘機愈催鐵沙，將晶光女兵折去大半。晶光所剩兵將，不能穩住沙岸，撤去行營，由沙岸左邊至一小島屯紮。瑞光逃至南角小島，亦聚殘兵，豎立營寨焉。晶光忙命女兵三人，連夜奔回蚌宮，稟之龍仙玉屑。

玉屑驚曰：「吾兵大敗，宮內無有能將，如之奈何？」想量逾時，計無所出，只得擊動牙板，親登將臺，又點女兵。棄海來至演武廳前，細問其由，始知蚌兵敗績，因言曰：「龍仙此次親征，誰為先行？」玉屑曰：「吾宮惟晶、瑞二光道法高妙，孰知老鯨厲害，亦不能敵。吾之親征者，誓以一死報龍君也。」棄海曰：「龍仙不必憂心，此次吾作先行，以戰老鯨。如不破彼巢穴，誓不回爾蚌宮。」龍仙聞言，大喜曰：「若得太子一行，吾兵不患不勝。」於是三吹海角，女兵旌旗遮道，浩浩蕩蕩，直向赤水江殺來。